

昭君墓访古



王大方

在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南郊9公里许，在大黑河南岸，有一座巍然屹立在土默特平原上的古墓，它就是著名的王昭君墓。大黑河发源于阴山中部的大青山，河水先从山中向南流，然后折向西南方，在草原上经过许多村庄以后，才注入黄河向着东方流向大海。曲曲折折的大黑河，象征着王昭君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。在一个深秋的日子里，我来到昭君墓，做一番深情的凭吊。

昭君墓及其墓园几经扩建维修，现为一处面积达上百亩的风景名胜。墓园门口为仿汉式阙楼，进入园内有池塘、喷泉，池中有白鹅浮水，象征着王昭君的故乡——秀美湿润的南郡秭归（今湖北云（雕塑）



北省兴山县）。走过池塘，是汉白玉雕刻的牌楼和“嫀云”壁雕，上面刻着昭君的生平及其第二故乡草原的风光和人民。由此向西，是巨大的穹庐牙帐。向北行，在石羊、石鹿、石马和石驼的陪伴下，王昭君与其夫君——匈奴呼韩邪单于（国王）的骑马青铜塑像屹立在小广场中。这尊重达5吨的青铜像，由广州美院雕塑家潘鹤先生深入草原访古写生，历时年余方创作完成。在这雄浑精美的铜像下，前来游览的人们纷纷摄影留念。由铜像向北，矗立着蒙汉两种文字的“董碑”。它是1963年，按照董必武副主席手迹《谒昭君墓》放大雕刻而成。诗云：“昭

君自有千秋在，胡汉和亲识见高。词客各抒胸臆，舞文弄墨总徒劳。”董老的七言绝句，对昭君出塞、胡汉和亲的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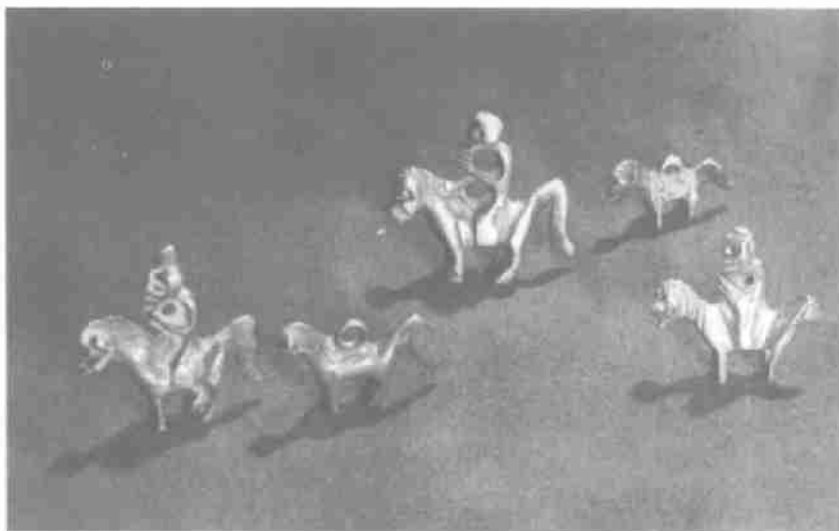


单于王冠

大意义给以予了高度评价。在此之前，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翦伯赞先生曾于1962年访问昭君墓，他在《内蒙访古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在大青山脚下，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，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。因为在内蒙人民心中，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，而是一个象征，一个民族团结的象征；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，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纪念塔。”我默立在昭君墓前向上眺望：这是一座30多米高的巨大夯土堆，上面有座小亭，墓体状如大青山中的“女儿峰”，上面长满了松柏和青草，虽然已是晚

秋，但墓上的植被仍然郁郁葱葱，恰如它的雅称“青冢”一样富有生命力。我沿着墓体侧面的石阶，一边向上缓缓攀登，一面追思着昭君的生平——王昭君，名嫱，字昭君，西汉南郡秭归人，与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同乡。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美女，原为皇宫的“待诏”。当时，称雄于北方草原的匈奴与西汉王朝由战争转为缓和，公元前33年，匈奴单于呼韩邪愿与汉室友好，三次由漠北入长安拜谒汉元帝，并向汉室求婚。多年久居深宫等待召见的王昭君闻知此事，便主动请行出塞与单于结婚。据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所记，元帝在设宴欢送匈奴单于时，王昭君的芳容初次显于宫廷，她“丰容靓饰，光明汉宫”，“帝见大惊，意欲留之，而难于失信，遂与匈奴。”为纪念昭君出塞，汉匈和平，元帝改年号为“竟宁”。此后，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，汉匈之间友好相处，“边城晏闭，牛马布野，三世无犬吠之警，黎庶无干戈之役”（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）。昭君出塞远嫁漠北，其北行之路经过阴山南北，各族百姓深感念之。昭君在草原居住数十年，生育有两男一女，他们都是有为的青年。当时的生活，恰如汉武帝时嫁与乌孙王的细君公主所唱：“穹庐为室兮毡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”生长在

昭君与单于



匈奴小铜像

南方鱼米之乡的昭君，在北方草原上顽



单于瓦当

强地生活，悉心照料丈夫和儿女，她先后送走了呼韩邪单于和长子伊屠智牙师，于公元初年病逝，享年仅50岁。据传说，王昭君病逝后，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大黑河畔，每人带来一包黄土，共同掩埋了昭

君，垒起了高坟，这就是昭君墓的来历。

两千年过去了，世世代代的人民一直怀念着昭君。如今，在内蒙古黄河两岸，阴山南北，被称为“昭君墓”和“昭君坟”的地名仍然有十几处之多，纯朴的牧民以昭君为荣，为了感念她的遗泽，人们纷纷把自己的家乡称为“昭君墓”。

在不知不觉中，我登上了墓顶，放眼北望：只见阴山如同一面青铜屏障。在山下，呼和浩特市楼宇巍然，土默川上牛羊点点。向南望去：但见黄河如带，薄雾缭绕，在更远的南方，就当是长安和秭归吧。此

刻，昭君墓在夕阳的辉映下，披上了一层金红色。“一去紫台连朔漠，独留青冢向黄昏”，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诗篇，饱含着对昭君的同情。而今，我们则吟唱着“人民如此有情，昭君从今无恨”，来更好地保护昭君墓。

“仙娥今下嫁，骄子自同和。剑戟归田里，牛羊绕塞多。”我低声吟诵着唐朝诗人张仲素《昭君》诗，迎着塞外的秋风，告别了晚霞黄昏下的王昭君墓。

（作者工作单位：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）

栏目主持 / 米武军